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金耀基

大学之理念

本书是金耀基教授对大学的理念、性格及发展的精微论述，并涉及到人文与科学的文化观的论争、大学的世界精神、通识教育，以及在世纪之交大学理念与角色的转换、现代性、全球化与华人教育等问题。

大学之理念

金耀基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牛津版序

“什么是大学？”这个问题，我真正认真思考是 70 年代中作客剑桥大学时开始的。想必是剑桥大学古典的浪漫气象与现代的理性精神引发了我的好奇心。我从探索剑桥的历史、文化、体制，一直探索到今日大学之源头、流变与功能。我的探索之旅从英国剑桥延长到美国的剑桥（当时作客于麻省理工学院），还写了《剑桥语丝》的小书。回港后不一年，1977 年春被聘出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院长，由是更不时对书院、大学之功能与角色有所反思，就在这个时期，在理论与实践的体认中，我对大学之理念、性格以及种种衍生的问题写下了一系列的文字，1983 年的《大学之理念》就是这些文字结集而成的。

《大学之理念》在 80、90 年代的台湾曾引起不少回响与共鸣，它一连印了十二刷，并且在台湾的大学改革运动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影响，其中有几篇文字还被有些大学指定为通识教育的读物。中国是一个高度重视教育的国家，一个有教无类的教育家——孔子——被推崇到至圣先师的位置，这是其他文化所未有的。诚然，中国从古以来自有一套教育制度，汉代的“太学”是当时最高的学府，直到清代仍有国子监之设，它是与汉代大学

一脉相承的。但清末以还，中国的教育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1905年之“废科举，设学校”，是中国教育制度至为关键性的“现代转向”。北京大学是中国现代型大学之开端，而北京大学之制度与精神，实是借镜西方大学的，所以中国的现代大学是“横向的移植”，而非“纵向的继承”。由西方移植过来的大学，要在中国生根茁壮，无可避免地会经过一个制度建构的转化过程，它的完善化、精致化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的。大学曾有人说是世上最美的一种机体，而在今日知识经济的时代，大学作为发展知识主要的地方，已经成为社会中最重要的一种机体了。诚然，大学越变得重要，就越需要对大学之理念与功能进行反思。何谓知识？知识是否只是一种或一型？大学又是否只是求真，而与美、善无涉？不夸大地说，大学之发展方向关乎到一个国家的文明之性格。我们对大学不应采取一种狭窄之工具主义的观点。《大学之理念》是我个人对“大学之为大学”的一些看法。当然，在书中处处透出我的主观的价值倾向。

《大学之理念》原版是17年前在台湾出版的，在这个新的牛津版本中，我删去了原版中6篇短文，增加了4篇新的文字，我希望这个牛津版的《大学之理念》能继续引起关心中国的大学前景的人一些思考。是为序。

2000年9月

自序

这是我近几年来所写有关大学的一个文集。

在过去近四分之一世纪中,我不是在大学读书,就是在大学教书,但说来连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我的第一篇讨论大学的文字(“二个文化与技术人文主义”)还是1975年在我作客剑桥时写的,而那篇东西又是我在写了一连串关于剑桥的感性的文字后(见拙著《剑桥语丝》)才动笔的。诚然,那篇文章确是为剑桥所触发的。剑桥这间著名的中古大学有探索不尽的幽秘,但在捕捉欣赏她迷人的清灵之姿和夔异流俗的风格之余,更有一种想了解她学术的内在精神和文化特性的冲动,这就是我那篇文字的来由,也因此使我第一次对“大学之为大学”这个问题作了一次较有系统性的研究。那次研究引起我对大学更多的兴趣,使我接触到纽曼(J. Newman)、佛兰斯纳(A. Flexner)、怀海德(A. Whitehead)、耶士培(K. Jaspers)、韦伯(M. Weber)、赫钦士(R. Hutchins)、葛德诺(J. W. Gardner)、克尔(C. Kerr)、艾雪培(E. Ashby),以及柏深思(T. Parsons)等阐发大学之妙旨精义,并且影响了我对“大学”的思考。

大学之理念或大学之为大学,虽非言人人殊,但亦不是异口

同调。事实上,纽曼在其传世之作《大学之理念》(*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中所抒发的道理与佛兰斯纳的经典巨制《大学》(*Universities*)所论述的就大异其趣,而赫钦士的《人文的社会》(*The Learning Society*)大著中所标举的理想与克尔的《大学之功能》(*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这本杰作中所分析的几乎是针锋相对。诚然,时移势变,社会文化的变迁,就会影响到大学的位序和性质,也会改变我们对大学之期待与看法。但是,在另一方面,先贤往哲对大学所怀抱的一些基本理念,如中国“大学”之道在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以来所建立的突出“人统”(别于“事统”与“学统”,此一看法钱穆先生有很精透的阐释)的教育理想;西方中古以来所形成的四海一家的大学之世界精神;韦伯、耶士培、蔡元培所坚执的学术与思想之自由与独立;纽曼、赫钦士所宣扬的博雅教育;艾雪培所强调的专精知识;怀海德所珍视的想像力与实用经验以及佛兰斯纳念兹在兹的知识之探索(研究);葛德诺断断于卓越境界的论析。这些理念,无一不是今日大学的源头活水,也无一而非继续型塑大学性格的观念力量。不过,历史的流动常快过智者的洞识烛照,诚如克尔所指出,当纽曼颂扬古老的牛津之理念时,新的牛津却正在诞生;正于佛兰斯纳宣述“现代大学”之精神时,他心目中的“现代大学”在1930年时却已经濒临死亡。克尔的书则为继而新起的大学取名为multiversity(勉译为“综集大学”),他说纽曼的大学是一个“村落”,佛兰斯纳的大学是一个“市镇”,而今日他所看到的大学则是一个五光十色的“城市”。我虽然对于赫钦士描绘的大学之理念,心向往之,但克尔有力的分析逼使我们用积极的眼光正视现境,瞻望将来。的的确确,大学像一切组织体,不可能一成不变;

变是发展的契机,但成长的锁钥却在变中保有不变。所有文化的成长都是承续与变迁的结合。今日的大学(或综集大学),显然比过去的大学有不少优胜之处,但同时也出现了种种新的问题,譬如通识教育与专精教育的孰轻孰重?教学与研究诚不可偏废,惟应如何配合才可相辅相成?平等与卓越皆大学之所欲言,然则二者应如何始能得而兼之?大学不能为象牙塔,但是否应一意成为社会的服务站?大学应享有独立与自由,固无可争议,但大学是否应该或免于国家与社会的监督呢?“学统”或知性为主的大学中,人统或品性教育又应有如何的位置呢?大学不能不有相当的规模,否则不足以发挥充分的功能,但一味求大,以致身躯发达,头脑萎缩,犹似恐龙,又是否真能有高度效能?这种种问题皆无黑白分明的答案,也因此出现了相当暧昧的局面,当然,也因此更富于挑战性,而需要无静止地寻求答案的智慧与勇气。一丝不假,今日的大学正处于转型的阶段。一次大战之后,美国在世界大学教育上,无疑地已竞鞭领先,但乔顿(David S. Jordan)曾说:“真正的美国大学仍在未来。”诚然,美国不少的大学大则大矣,好则好矣,但它们仍未能发展出整全的性格,仍未能为其目的与功能定性定位,其实,这在中国,在其他国家的大学又何尝不然呢?

大学之目的与功能,尽管还未能定性定位,但有一点是十分肯定的,即大学在整个社会中的重要性已越来越显明,用社会学家柏深思与贝尔(D. Bell)的说法,大学已成为社会的中心结构,大学教育之良窳足以影响乃至决定一个社会的文化与经济的盛衰。不算大夸大地说,我们看一个国家的大学之质与量,几乎就可判断这个国家的文化质素和经济水平,乃至可以预测这个国

家在未来二三十年中的发展潜力与远景。就今天来看,美国与日本在大学教育上的投资是巨大的,其及于大学学龄的国民中高达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皆可接受大学教育,这是不是多少为今天美、日二国所享的世界位序提供了一个解释?在十七十八世纪,大学者、大思想家如史宾诺莎(Spinoza),笛卡儿(Descartes)、洛克(Locke)、莱布尼兹(Leibnitz)和伏尔泰(Voltaire)可以未入大学之门,亦不足惊怪,但在20世纪的今天则不能不视为异数或鲜例了。可以预见,大学在发展知识与培育人才上的作用将是越来越重要的,大学无疑将在形塑、改造和推动社会上扮演一个主要的角色。亦因此,如何善用,或如何防止误用大学应该是任何社会国家第一等的大事。

大学已变得越来越复杂,环绕着大学的问题何虑百千,我这篇集中所触及的犹如瞎子摸象,只是一鼻一足,实不能以知全象。我只是觉得大学的重要,遂顾不得周全不周全,把自己研究和观察所获的一些心得,写出来让关心大学的人参考和指正。

本书之得以出版,实是拜高信疆先生与柯元馨女士的好心催逼,理应特别志谢。陈焕贤女士在她繁重的工作日程中更为我找资料,誉书稿,费神至多,我愿借此机会致诚挚的谢意。

在今日知识经济的时代，大学作为发展知识主要的地方，已经成为社会中最重要的一种机体了。大学越变得重要，就越需要对大学之理念与功能作反思。何谓知识？知识是否只是一种或一型？大学又是否只是求真，而与美、善无涉？不夸大地说，大学之发展方向关乎到一个国家的文明之性格。《大学之理念》是我个人对“大学之为大学”的一些看法，当然，在书中处处透出我的主观的价值倾向。

——金耀基

金耀基：

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讲座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院长。著有《中国社会与文化》、《中国政治与文化》、《剑桥语丝》、《海德堡语丝》、《大学之理念》。

ISBN 7-108-01608-7/G·279

定价 12.80元

目 录

牛津版序	1
自 序	3
一 大学之理念、性格及其问题	1
二 二个文化的对垒与技术人文主义	26
——对剑桥教育的一些观察	
三 从“二个文化”谈到通识教育	52
——由施诺爵士之死说起	
四 怎样才算是一个“知识人”	62
——岂只是哈佛的迷惑	
五 大学的世界精神	72
——为“新亚书院龚雪因先生访问学人计划”之成立而写	
六 蔡元培先生象征的学术世界	78
——蔡元培先生新墓碑落成有感	
七 卓越之追求	87
——蔡明裕先生为新亚设立基金有感	
八 成立“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	95
——并迎钱先生返新亚讲学	

2 大学之理念

九 科学、社会与人文·····	103
——记与李约瑟先生的一次谈话	
十 剑桥书院制的特色·····	128
十一 大学之功能与大学生的责任观·····	135
十二 通识教育与大学教育之定性 & 定位·····	143
十三 现代性、全球化与华人教育·····	156
十四 学术自由、学术独立与学术伦理·····	172
十五 在世纪之交谈大学之理念与角色·····	186

一 大学之理念、性格及其问题

上编：大学之源头、理念与性格

1. 现代大学之源头与原义

大学的起源可以溯到中国的先秦、西方的希腊与罗马，但现代大学之直接源头则是欧洲中古世纪的大学。大学是中古的特殊产物，中古是宗教当阳称尊的世纪，它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向来是学术上缠讼不休的事，但没有人否认大学是中古给后世最可称美的文化遗产。

University 一字原无确指，与 community、college 二字通用，之后，则成为一种特殊的“基尔特”(guild)之称谓。与英文 university 一字最接近的中古称谓是 studium generale，它是指“一个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的地方”，而非指“一个教授所有课程的地方”。而中古时 *universitas* 一字则指一群老师宿儒(masters)或一群学生所组合的学术性的“基

尔特”而言。到了 15 世纪, *studium generale* 与 *universitas* 二字变成同义, 都变成英文 *university* 的前身了¹。

中古大学中以法国的巴黎大学、意大利的勃隆那(Bologna)为最早, 或称为中古大学之原型。两者皆是 12 世纪出现者, 其他如英国的牛津、剑桥, 意大利的萨里诺(Salerno), 德国的海德堡、科隆等, 都是中古大学的佼佼者。中古大学与宗教不能分, 大学最早是寺院型态, 13 世纪则是教堂型态, 之后才成为基尔特性格, 并从宗教中逐渐解放出来。就今日的大学来说, 牛津与剑桥可能是最保有中古大学的原趣的, 至少牛剑是从中古一脉相传下来, 在七八百年无数的变迁中仍然保持了其古典性格的。

中古大学最值得一提的是它的世界精神、超国界的性格。14 世纪欧洲在学问上有其一统性, 它有一共通的语言(拉丁), 共同的宗教(基督教), 教师和学生可以自由地云游四方, 从勃隆那到巴黎, 从巴黎到牛津, 在同一的上帝的世界里, 甲大学的学者可以受到千里外他国乙大学学者的款待, 论共通的书, 谈共通的问题, 宾至如归。中古大学的“世界精神”后来因拉丁语的死亡、宗教的分裂而解体, 直到 19 世纪末时才又渐渐得到复苏, 至 20 世纪则又蔚为风气。现代大学的“超国界”性格的基础则不在共同的语言或宗教, 而在科学的思想, 而在共认的知识性格。此所以现代大学

¹ 参 Hasting Rashded, *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1895), ed. by F. M. Powicke and A. B. Emde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3 Vols. 第一册, 第一章。

之间常有学术会议、交换计划等等。

2. 大学的理想与性格

大学的理想和性格几个世纪来已发生许多的变化。第一本给大学系统性地刻画一个明确的图像的重要专著也许是 19 世纪(1852)的牛津学者纽曼(John H. Cardinal Newman)的《大学的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¹。纽曼认为大学是一个提供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培育绅士的地方,(虽然他也认为大学可以训练职业人才)。他以为大学之目的在“传授”学问而不在“发展”知识。他说:“如果大学的目的是科学的与哲学的发明,那么,我看不出为什么大学应该有学生。”纽曼之书为论大学之经典。他心中大学所应培育之绅士乃指通达而有修养与识见之文化人,此一教育理想影响英国教育甚巨,亦是 19 世纪牛津、剑桥之教育薪向。简言之,纽曼之大学理想着重在对古典文化传统之保持,教育之目的则在对一种特殊型态之人的“性格之模铸”(character formation)。纽曼的大学之理念显然是“教学的机构”,是培育“人才”的机构。这个理念也许是古典大学遗留给今日大学教育最重要的遗产。

19 世纪末时,大学的性格开始巨大的形变。这一改变

1 John H. Cardinal Newman,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1852) (N. Y.: Images Books, 1959).

始于德国。德国大学亦由中古一脉相传而来,惟到了19世纪末叶时,在洪堡德(Von Humboldt)及阿尔托夫(Althoff)等人的革新下,柏林大学首先旧瓶装新酒,彻底改制,摆脱中古的学术传统,标举大学的新理念。他们大学的新理念就是以大学为“研究中心”,教师的首要任务是自由地从事于“创造性的学问”。每个学生则如Hemholtz所说,应该在日益增大的“知识金庙”上置放一块砖石。这种大学的理念与纽曼所怀抱者迥然不同,因为它所重者在“发展”知识而不在“传授”知识。当然,大学仍把“教学”看作是重要的功能之一。德国这种大学的新理念逐渐影响到欧洲各国,并对美国大学发生根本性的冲击。中国现代教育家蔡元培之改革北京大学就是以德国大学为模式的。在20世纪初时,德国确成为世界大学的耶路撒冷。

德国大学的新理念,在美国大学的先驱者佛兰斯纳(A. Flexner)的《大学》(*Universities*)¹一书中获得系统性的阐扬。佛兰斯纳的《大学》一书成于1930年,已被公认为一部论大学的现代经典。他在该书第一篇就标举出“现代大学的理念”(the idea of a modern university)。他特别强调“现代大学”,以别于早他七十几年的纽曼之“大学”。佛兰斯纳肯定“研究”对大学之重要,肯定“发展”知识是大学重大功能之一,但他却给“教学”以同样重要的地位。他指出,

¹ Abraham Flexner, *Universities: American, English, German* (N. 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Paperback 1968).

“成功的研究中心都不能代替大学”，也即大学之目的不止在创发知识，也在培育人才。佛兰斯纳对大学有一整套的看法，他以为大学必须是一“有机体”(organism)。他赞成大学应该探讨“物理世界”、“社群世界”及“美术世界”的种种知识，但他反对大学训练“实务人才”，反对大学开设职业训练(vocational training)之课程，他也反对大学无限的扩大以破坏它的有机性，他更极力反对大学成为社会的“服务社”(service station)。他强调大学应该是“时代的表征”，但他不以为大学应该随社会的风尚、喜恶而乱转，他并不以为大学应该是“象牙塔”，但他强调大学应严肃地批判地把持一些长永的价值意识。

论大学理念的书与文，不知凡几，但德国哲人耶士培(Karl Jaspers)的《大学理念》(*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¹一书却值得特别一提。耶士培此书成于希特勒统治崩解，德国大败，德大学受创极深之际。他以哲人之智慧，筹思人类学术的路向，发挥大学之理念。耶士培以大学之使命只在忠诚于真理之探寻。在他，大学乃是一师生聚合以追探真理为鹄的之社会而已。他认为大学乃为对知识有热情之人而设。真正的大学必须具有三个组成，一是学术性之教学，二是科学与学术性的研究，三是创造性之文化生活。三者不可分，分则必归于衰退。耶士培特别强调大学是一“知

¹ Karl Jaspers, *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 ed. by Karl Deutsch (London: Peter Owen, 1960.)

识性的社会”(intellectual community),也以此特别强调学术自由与容忍的重要。同时,他也肯定大学教育之目的在模铸整全的人。这就是他所以主张在教学与研究之外,大学更应措意于创造性之文化情调。从理想上说,师生之间应该有苏格拉底式的对话。耶士培重视大学之尊严与独立性,以大学为“国中之一国”,但他不以为大学可遗世独立,故他极力主张把“技术”(technology)引进大学,并以为技术在大学应占一中心位置。〔许多古典大学如牛津、剑桥都以技术不登大雅之堂,而长久以来均加以拒斥。但目前则已有变。就此点言,剑桥的艾雪培(Eric Ashby)爵士可说是耶士培的同道,艾雪培且高唱出“技术人文主义”的理论¹。〕耶士培相信组织的整全性,大学的整全性,他认为了解事物现象之整全性是人之求知欲的锁钥。但知识之发展却不能不靠分工,知识的深度尤不能不依赖学术的专精。事实上,学间上分为院系可以追索到中古大学。耶士培不反对学术之专门化,但他强调知识应该有一整全的存在。大学应该是一有机的整体,在中古大学,这种整全性与有机性是存在的,但他以为今日的大学都成为一组无所关连的学科的聚合,并没有整全的有机性。当然,我们不能回到中古,但现代不断膨胀的知识与研究又应如何在大学中加以整合呢?关于这一点耶士培与佛兰斯纳一样,都提出了很多的理念,

¹ Eric Ashby, *Technology and the Academics* (London: MacMillan 1966.) 此可参拙文“二个文化之对垒与技术人文主义:对剑桥教育的一些观察”。